

【原乡切片】

庄园古槐苹果城

□牟民

最初印象里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栖霞除了庄园大院建有二层小楼外，县委机关在城南有幢二层办公楼，机关、城区居民都是低矮的四合院，除有柏油路、电灯，比乡村好不了多少，能够吸引人进城游览的只有牟氏庄园。三十年前我在乡下教书，除了游庄园、开会，很少进城。山城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古槐与桥。

栖霞为山城，林木遍地，尤以古槐为多。牟氏庄园前一棵古槐，200多年树龄，城内东西两棵，西槐1100年树龄，东槐树龄1300年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古树。改革开放后，围绕这三棵古槐，一片片高大建筑出现在眼前。

山多河多，河多桥多。全长45.9公里的栖霞白洋河，在城区与翠屏河、枣行河、汶水河、滨水河、岩子口河五条河交汇，蜿蜒东流，三弯五转抵福山夹河注入渤海。在白洋河的上端，五条河交汇处，南边翠屏山阴，北面凤彩山阳之下，由牟氏庄园辐射，形成一片河中城。五河东西贯通，流入白洋河，白洋河东为山城主体，楼房有序

排列。小城南北三条主路，两边有高大的法桐、松柏、白杨、家槐；四通八达的支路两边更多是白果、玉兰、樱花、紫荆、连翘等。城东1300多年的那棵古槐被立为“国槐”，传说，唐朝大将尉迟敬德曾在槐下歇息过。如今遮天蔽日的三棵古槐下，繁华着经年热闹的烧烤、小吃部。热时，古槐给休闲的人打起凉伞；冷时，它用自己暖暖的身子给市民避风避寒。早晚路过，坐在树下的餐桌上，喝一碗黏稠的小米粥，就着小咸菜，细嚼慢咽三两油条，精神饱满离开。

三十年前打乡下调进城里一中教学，休闲日喜欢到城北游玩。我会走到庄园南边，踏着古代的乡村雨路，品味一下明清的乡村文化。欣赏两边各具特色的小吃部，踱步进入庄园，跟牟氏先祖一起穿越历史流光。虽然，城区高楼林立，繁华遍地，但庄园以它的古朴深邃矗立在人们心中，仿佛城北有一双农耕文化的眼睛，惊讶盯着山城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庄园前的广场上，刚落成的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，为庄园增添了红色旅游景点。诞生于烽火硝烟的抗大第一分校胶东分校，从进驻栖霞



霞牙山，到结束在栖霞办学的历程，浴血成长，可歌可泣。高锦纯、刘汉、贾若瑜、廖海光、聂凤智、蔡正国、刘浩天、裴宗澄、严政九位分校校长、政委的铜像肃立在广场上，凛然大气，指点江山。

我喜欢骑车去城西游玩，满山的苹果、黄金梨、桃、杏树迎面而来。秋天苹果下树时，山城便是果的世界。每年二百多万吨苹果，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周围，果农除了冷藏，便是现摘现卖。来往车辆满载苹果，行人话题离不开苹果。有了钱的果农，便投资给下一代，纷纷到城里买房子，而且都是一次性付款。每到节假日，城里里人山人海，乡下的果农带着妻子孩子，

到城里自己的第二个家休闲一下，逛商场，游庄园，下饭店，很是舍得。越过山城南的郭落顶、翠屏山，宽阔的一级公路两边建起了商品房长廊，众多的车辆涌向北方最大的苹果批发市场，绿色牵连着山城大地，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村哪里是城，曾经辉煌的庄园，成为农耕文化的一面镜子。家父曾经管理过三亩红富士苹果树，年年把苹果送到批发市场，卖个好价钱，父亲嗅着果香，数点着钞票，那满脸的皱纹被笑抹平了。如今散步城南，依然会听到果市上父辈们熟悉的欢声笑语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栖霞一中退休教师)

滑雪记

□徐玉向

踏入滑雪场，恰似轻启通往童话奇境的秘门，一步跨越了现实与梦幻的鸿沟。连绵起伏、蜿蜒曲折的雪道，每一处隆起与凹陷，都是自然率性勾勒的笔锋，洋溢着雄浑又不失灵动的韵味。极目远眺，皑皑雪峰与澄澈碧空相融，那留白之处，尽是自然暗藏的空灵禅意，悠悠散发着蛊惑人心的神秘魅力。

身旁，滑雪高手们仿若神祇遣下的灵动精灵，身轻如燕，裹挟着风的呼啸与速度的激情，如流星赶月般一闪而过。

初涉雪道，双腿恰似新生小鹿初立不稳，慌乱如潮水般瞬间漫上心头，却又被我咬咬牙强行按下。努力镇定心神，脑海中浮现滑雪要诀：双脚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微弯曲、沉稳下沉，目光平视远方。双手宛如执掌御马长鞭，紧握雪杖，轻点雪面。每一次触地，都似从自然手中悄然窃取一丝灵动“元气”，化为滑板下悄然涌动的推进之力，缓缓驱动前行。

滑板初启，重心调控便宛如操控精

妙天平，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。欲右行，恰似庖丁解牛般，丝丝入扣地将重心挪移至右脚，膝盖默契配合，轻巧内扣，细微动作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引得雪板在雪面舞出一道优雅月牙弧线；左转同理，重心与身姿恰似琴瑟和鸣般配合无间，稍有差池，滑板便会脱离正轨，狂奔失控。

此时，脚下雪板仿若苏醒的冰雪精灵，与雪面摩挲欢歌，簌簌妙音奏响专属我的迎新序曲，伴我渐入佳境，速度攀升，我仿若化身为雪原隐匿的灵狐，身姿矫健，自由穿梭于这片琼花玉树围拢的天地。

中级雪道，无疑是勇者直面内心、叩问极限的“试剑石”。坡面陡峭得仿若上古战神挥斧劈下，利刃割破云海，凛冽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直刺人心魄，对每个闯入者的胆魄都是一场严苛“拷打”。

临行一刻，我仿若禅定高僧，深吸一口清寒空气，凝聚全身精气神，再次校准身姿，膝盖深屈蓄势，将周身力量凝练至巅峰。刹那间，俯冲而下，风声在

耳畔炸开，恰似雷公击鼓、电母掣鞭，世界在眼前雪崩般倒卷，模糊成光影漩涡。雪板利刃切入雪面，溅起的雪浪恰似怒海狂涛，汹涌澎湃。

高速滑行中，双腿仿若被命运丝线紧缚于雪板，内侧腿倾尽全力，外侧腿恰似灵动船桨，巧妙辅助，协同运作下，雪板刃如獠牙嵌入雪层，镌刻出两道规整“轨道”，借由这紧密咬合之力，于生死时速间巧妙周旋，把控速度方向。逢弯道，身体仿若无畏苍鹰侧身掠风，大幅倾斜，几近与雪面“贴面”，以腰腹作中轴，仿若舞动烈烈军旗，带动下肢闪电挪移重心，雪板受压，利落扭转、侧切，在雪面绘出曼妙“S”形轨迹。

日暮西垂，滑雪者们的身影被拉长、投影，在雪地上交织成一幅光影斑驳的民俗剪影。我拖着灌铅般沉重的双腿，掸了掸身上的雪屑，轻倚椅背，解下雪板，手指摩挲着板刃，上面凝着的冰碴儿在余晖下闪烁微光，宛如这段热血历程的结晶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红地毯与看海客

□张仁起

金秋时节，黄河三角洲的美景如诗如画，美得令人炫目。

快来黄三角这块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吧，它已敞开火热的胸膛，铺下平展展的红地毯，让你兴奋而雀跃地看大海黄蓝交汇的奇观，让你惊奇地看湿地孕育出来的那几种不平凡的植物。

那似火、似霞，绵延着的红地毯是谁的杰作？原来是黄须菜。它有皇席菜、黄萋菜、黄蓍菜等多个名字，我独喜欢它带着悲剧命运色彩的名字——碱蓬棵。据传唐朝薛仁贵征东时，来此地大军缺粮就吃碱蓬棵充饥。班师回朝后，将此菜呈献给皇帝，皇帝龙颜大悦，命其为“皇席菜”。这种天生苦命的菜，扎根荒碱滩，吮吸苦咸水，海风狂浪抽打着它，蹂躏着它，它依然焕发勃勃生机顽强地成长。据说植入良田沃土，它反而很快就萎蔫死掉，这不是水土不服，因它的灵魂是活在荒凉盐碱滩上呀！它长大后，用碧绿色彩装点荒原，随风掀起的一阵阵绿浪，层层叠叠涌向遥远的天际，形成了气势相当壮观的一道风景线。金秋来临，它挑出粒粒成熟饱满的种子，献给朝朝夕拥的海洋，把“苦自己甜人类”的强大基因，传承给它的一代代子孙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它用那燃烧着红色火焰的躯体，在湿地、在大海边、在盐碱场，铺开了一块块血红色地毯。这红锦织成的充满浪漫、梦幻般气息的红地毯，震撼了多少游子的心灵，迷倒了多少来此观光的客人。有诗赞叹：“一滩红锦一滩霞，十里海涂十里花。野草也能成盛景，文人骚客慕名达。”生在蛮荒之地，造物主从来没厚待过它，它却啼血明志：我的根将永远扎在这片新中国最年轻的土地上！

来黄河口饱览大美的湿地景观，红地毯上留下了轻盈的脚步和美好的畅想，回去带一盒绿油油的黄须菜，餐桌上增加一道来自大海边的美味佳肴，岂不更加美哉！

暑去寒来，日月太匆匆，我来东营尾间已半个多世纪了。住过“干打垒”的房子，喝过苦涩难咽的水，挨过凶狠蚊虫叮咬，受过风沙尘暴的抽打，开门一片白茫茫的碱土地，回来关门听风吼。看现在东营已成为一座花园式城市，说是莱州湾畔一颗璀璨明珠实至名归！

(本文作者为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退休教师)

冬至

□李静静

冬至将至，离春天就不远了。冬至这天，太阳把黑白拉扯到极致，夜最长，白天最短，很像剑拔弩张的弓被拉到最大张力。而往后的日子，太阳要走“回头路”，白天就开始越来越长。更有趣的是，它还要数着步子，打着拍子。这大概就是人们代代沿袭、口口相传的“数九”了吧。从冬至这天起，一直数“九九”八十一天。“九尽桃花开”，此时寒气已消失殆尽，即为“出九”或“完九”。从“一九”数到“九九”，冬寒谢幕，春暖悄悄蔓延。

冬至这天，河流凝固，积雪覆盖，一切都是孤独的，就像谢了幕的情节，虽然皑皑着，却是厚厚的暗淡。庄稼也匍匐着，好似酝酿一个有关春天的梦，无关猎猎的风。而人们的心情，却如炉火一般的热烈。都说“冬至大如年，人间小团圆”，大人们总是过得很有仪式

感，身为北方人，自然少不了吃饺子。

彼时，没有农事可忙，天边的霞光还没来得及唤醒冬日的暖阳，母亲便开始戴上围裙，张罗着把粉条和芹菜剁得粉碎，手里那把刀起起落落的声，惊得院子里的麻雀飞走又回来。和面，擀皮，然后包起来，一擀一捏间，往昔的故事便悉数裹进饺子里，连同那天的好心情。夜色早早地笼上来，好似在催促着每个外出的人，赶紧回家。那一个个灶台的炊烟，也好似诉说着烟火人间的情节。父亲从外地干完活，特意在天完全黑透之前赶回来，奔赴这场小小的团圆。饺子端上来，腾腾热气扑在每个人脸上，心也跟着热起来。母亲说着庄稼来年的收成，语气里透着希冀，眼神里装满神气。父亲则筹划着怎么挣够我们的学费，还能有更多富余。家人围坐，灯火可亲。心情也在每

一个情节里起伏跌宕。窗外，是冬至的风，敲的窗棂响当当。

许多年以后，曾经的场景都渐行渐远成凝固的所在，就像冬至这天凝固的河流。而此刻，当冬至再来，却有着一种无法弥补的苍凉，只能向回忆索取温暖。

冬至这天开始，要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一个腊月的风雪，还有三九四九的冰肌入骨，但是我们的心里不会觉得恐惧。因为，在腊月的尽头，有着一个我们天天盼望的温暖的一年，以及那个万物复苏的美好春天。

冬至过后，白天变长，夜色变短，一切归于平缓，就像拉满的弓，慢慢松了弦，也像沉寂的心情，开始慢慢喜上眉间。冬至，虽然昼最短，沉寂也最浅；虽然夜最长，希望也最亮堂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工作者)